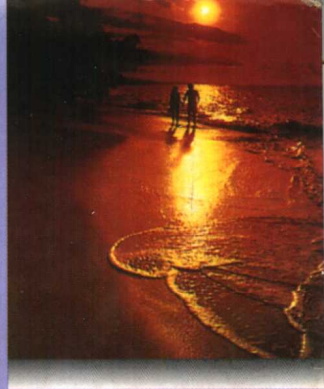


董月玲 著



# 生命不败

— 董月玲纪实作品集

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

● 走笔万水千山

——探幽鲜为人知的  
世界

● 搜寻茫茫人海

——聚焦普通人不普  
通的命运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<b>一、青春与梦想</b> ..... | 1   |
| 1. 202 路有轨电车 .....   | 3   |
| 2. 北京女记者与陕北歌王 .....  | 12  |
| 3. 魂断白云山 .....       | 21  |
| 4. 西北穷汉子的文学梦 .....   | 30  |
| <b>二、人性之光</b> .....  | 43  |
| 5. 镜头里的世界 .....      | 45  |
| 6. 卖大饼发家的黄大妈 .....   | 56  |
| 7. 拣破烂老汉的善举 .....    | 66  |
| <b>三、生命不败</b> .....  | 77  |
| 8. 极限人生 .....        | 79  |
| 9. 电子喉教授 .....       | 92  |
| 10. 霍熙亮的敦煌情结 .....   | 103 |
| <b>四、社会聚焦</b> .....  | 117 |
| 11. 跟胡富国走山西 .....    | 119 |
| 12. 前村除霸 .....       | 132 |
| 13. 世纪之战 .....       | 142 |

## 五、活着的历史 ..... 157

- 14. 他们曾是战犯  
——寻访战争幸存者之一 ..... 159
- 15. 第十二次寻罪  
——寻访战争幸存者之二 ..... 169
- 16. “八·一五”拭目看东京  
——寻访战争幸存者之三 ..... 180

## 六、走入自然 ..... 191

- 17. 在大兴安岭旅行 ..... 193
- 18. 鄂伦春人最后的狩猎 ..... 203
- 19. 深山里的绿色人家 ..... 214
- 20. 遭遇洪水(一) ..... 224
- 21. 遭遇洪水(二) ..... 230
- 22.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 ..... 239
- 23. 女子沙漠探险队 ..... 249

# 一、青春与梦想



## 202 路有轨电车

孙福娟只觉得脑袋“嗡”地一声，挨打的半边脸又胀又麻，她失去了痛感，内心最强烈的感受是惊愕，继而是失望，血正沿着她的嘴角嘀嘀哒哒地流到棉袄上。一个山区姑娘长久以来的城市梦想，瞬间就被这四记重拳无情地击碎。她跌坐在车务员的小凳子上，伤心地大哭起来。

“回家去！”这个念头在她的脑子里固执地出现着。但她并没真地回青山沟的老家去。孙福娟是大连电车公司五一路车场的打工妹，她们与公司签的是一年的合同。她只能继续留在这座城市里，在 202 路有轨电车的线路上，重复着三班倒的车务员生活。

### “老家人可羡慕了”

1994 年岁尾，大年三十凌晨 3 时 30 分，气温零下 7 摄氏度。

我再次拉了拉围巾，紧紧裹住面部，在头天晚上选择好的路线上匆匆地走着，并警觉着周围的动静。

拐上了一条街灯稍亮的大马路，街上仍无车也无行人。离老远，我就听到了一个人的咳嗽声，然后过来一辆驮着人的自行车，我们几乎是同时到达了大连电车公司五一路车场，第一个上早班的姑娘，就是这样让家人用自行车驮来的。

我们都站在车场门口，一盏昏黄的灯使我们看不清彼此的脸。没等太长时间，就见两人影相伴，从对面匆匆而来，是于翠艳和她

老对儿，车务员都把同车的搭档称作“老对儿”。打工妹们省去了上早班让人接送的麻烦，她们住的集体宿舍离车场只隔着一条马路，上周我去她们宿舍采访时，说过要跟她们上趟早班，但看见我真地站在车场门口，她俩仍有点意外：“你是怎么来的？”

这时，打更的老师傅推开车场的大门，里边停满了电车，黑暗中，它们就像是一群仍在沉睡的大型动物。如今大连市只剩下三路有轨电车，五一路车场就有两路，打工妹们所在的 202 路一车队，今天上早班。

于翠艳和她老对儿进了票房，领了皮包、票、五块钱的本钱，然后上了 1028 号电车，扫地，抹玻璃。4 时 5 分，202 路第一班有轨电车发车了，于翠艳和她老对儿，一个拉车弓，一个扳道岔，干得熟练麻利，她俩都没吃早饭。这条线一共 11 站，从兴工街到黑石礁，于翠艳她们在这个班上要跑够 9 圈，中午才能下班。

北方冬天的凌晨，黑而寒冷。

行驶中的老式电车响声大作，铁轨和车轮磨擦着，发出“哐哐锵锵、哐哐锵锵”的声响，车厢里的木壁、窗玻璃、铁扶手也被震得叮里咣啷地直响，说话时，要嘴巴对着耳朵，且要大声才能听清。

车到了起点站兴工街，司机从车厢的一头走到另一头，改变行驶方向，老式电车两头都可以开。一连几站都没有乘客，于翠艳不断地喊：“走，司机。”电车便一一过了这些站台。

我和她们已经聊过几个晚上了。

五一路车场的打工妹都来自辽宁宽甸县，前后招了四批，现在有 46 人。来车场打工前，她们可从来没见过老式电车是什么样。

去年初的一天，家住宽甸县青山沟滴水砬子村的孙福娟，见家里来了一个中年男人，她爸对她说：这是你刁叔，再早在咱们村插队时，住在咱们家。刁绍全如今是大连市公共电车公司总经理，这么着，孙福娟和姐姐孙福梅、表姐孙福霞，分别于第二、第三批，上了 202 路有轨电车。

几天前的一个晚上，在车场宿舍，我坐在孙福娟的床上，这间宿舍住的全是滴水砬子村的姑娘，大都是1977—1978年生。谈到她们的家乡，立刻有人从枕头下边翻出一张青山沟旅游图，她说带着这张图，是为了想家时看上一眼。青山沟在宽甸北部山区，有大小瀑布36条和上下达百里的青山湖。看着那一幅幅清清爽爽的照片，听着她们热情的叙述，我似乎都能闻到山涧里草木的气味，听见飞瀑的响水声。青山沟是一个尚没被污染，有着真山真水、秀美纯朴的地方。

像成千上万的农村青年一样，她们也是抱着那么一种愿望来到城市：到大城市看看、闯闯。

“俺们村，可不像你们城里人想象得那么穷，也吃米和面，当然有电灯，去年去旅游的人可多了，旅店住不下，都住老百姓家里……家里人干什么都有，有跑运输的，也有种地的。俺们那的滑子蘑很有名，种50盘，一年也能收入上万块钱。”“你问为什么还来打工？还不是冲着大连这两个字来的。”“在电车上当车务员，打得是份国营工，老家的人可羡慕了。”

电车“哐哐锵锵”地跑着，她们身前挎着小皮包，默默坐在小凳子上，“她们现在还有当初这种感觉吗？”我想。

### “我一个都不拉了”

好容易上了几个赶海的老太太，可车门又关不上了。

车务员不愿意干有轨电车，其中原因之一，就是这一开一关都需手动的木头车门。连拉了两下，于翠艳也没关上门，她又用力往上抬了抬，门还是关不上，“师傅，门又掉槽了！”于翠艳的司机和她老对儿都赶紧过来帮她关门，师徒三人合力，将车门抬起拉上，她们都怕车坏。车务员每天都有卖票的定额，除了基本工资外，每月按超额的30%提取奖金，按亏欠的100%扣钱。今天早班，中门车

务员的定额是105元，后门是85元。前天，腊月二十八，大连下了场雪，加上车坏，于翠艳亏了60多块钱。上车的乘客都有月票，到了第10站，中门的于翠艳才卖出第一张票。

有轨电车票价是三毛钱，不管坐几站。

车务员一天一天就是这样三毛三毛地卖够她们的定额。但她们怎么都没想到为了三毛钱的一张票，经常会挨骂，甚至挨打。

还是那天晚上，我坐在孙福娟的床上，这会儿，她们的思绪已经从青山沟的老家回到了电车上，孙福娟给我讲了最近她挨打的事。

这天她干中门，从电车后门上来一男一女，搬上一只彩电箱子、两只铁架子，孙福娟的老对儿说：你们这些东西，打一张票吧。那女人一听便道：“什么，从来没听说坐车东西还要打票。”接着她又骂起来：“从哪里招来些农村臭彪子（傻瓜、笨蛋），见钱眼开，就知道要钱……”

孙福娟听了后说：“你看看，这么些东西，打张票还过份吗？”

磨蹭半天，他们掏出一元钱递给孙买票，孙福娟撕下三张票，那女人一看是三张票又来气了，骂到了站，两乘客把东西搬到站台后，那男人回头对着孙的面部连打四拳……

回来越寻思越觉得屈，孙福娟哭了一晚上。车场领导来做思想工作：别想不开了，以后别为一张票这么认真，才三毛钱，不要就不要吧。“我心里想，俺们哪张票不是三毛三毛收上来的？还是30块收的！”

孙的表姐孙福霞也挨过乘客的打，她看见孙的嘴都被打肿了，也陪着掉泪，她说：“你别哭了别哭了，哭有什么用？等咱合同期满，咱们就回家。”

为什么一些城里人，穿得水光溜滑，一身衣服上千块，却不肯掏三毛钱买一张票？她们有些难以理解，一屋子宽甸来的姑娘都说不清楚，这时候她们显得沉默。但是，当她们在被人痛打时，失落了

向往已久的梦想，她们曾幻想不已的城市，裂开了。她们看到了城市人的另一面。

糕萍是第一批来的宽甸姑娘，已经在电车上干了一年多，外表看，她完全像是个城市姑娘，胖胖的，笑咪咪的，但她性子倔，要强。

宽甸姑娘自己说，挨打的大都是这种性格的人。虽然已事隔一年，但她跟我说起自己挨打的经过，脸都涨红了。

这是 1993 年底的一天，站台上的人密密麻麻，糕萍她们刚出师没多久。那天王春燕干中门，糕萍在后门，车装满了人，她们已经开始关门时，一个染发、浓妆，身着皮褙的女子和一个 1.8 米高的男人朝中门冲过来。

眼见车门要关上了，穿皮褙的女人用手硬是将车门撑开，两人挤上车，这样车门就蹭了她的胳膊，那女人一站稳，抽手就给王春燕一巴掌，王赶紧说：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女人还不饶她。王是个老实姑娘，后门的糕萍见她这样挨打，气火了。她硬是扒开挤得紧紧的人群，到了中门。

“你也太欺负人了，她都说对不起了，你怎么还打？”那一男一女立刻冲她来了，那男人照她的鼻子就是一拳。当时血就从她鼻子里流出来，“那天可把我气坏了，我也豁出去了。”当然她吃亏，那男人又高又壮。车下的调度过来了，车门一开，那一男一女下了车，打“的”跑了。

假如当时有一个乘客堵住门口，那两人说什么也跑不了，满满一车人，没一个站出来的。糕萍的眼泪含在眼眶里，但她没让眼泪掉下来，她指着一车人愤懑地说：“农村人就不是人吗？两个小姑娘，让一个大老爷们打，你们没一个人说句公道话，像你们这样没良心的人，我还拉你们干什么？”

她喊道：“老对儿，把车门打开，让他们全下去，我一个都不拉了！”她们真地把一车人全卸了……

这件事使 7 个宽甸姑娘一气之下跑回老家。

于翠艳的车到了终点站黑石礁，又一辆有轨电车“哐哐锵锵”地开过来。

从4时5分开始，每隔10分钟左右，就有一辆电车出库，到5点左右，早班电车基本上路。后边的电车开到近前了，于翠艳瞧了瞧说：“1030号车，是王霞她们。”

我下了1028号车，上了王霞她们的车。

### “俺们快成变色龙了”

王霞今年16岁，长着两颗虎牙，一笑显得年龄就更小。

她们车上三个人的年纪加起来，也没这车的年纪大。王霞的脸和鼻子冻得通红，她说今天真冷，手都冻得不听使唤了。在等着发车信号时，那个二十多岁的司机和两个车务员，就在车厢里跨大步取暖，从车厢一头跨到另一头共有七大步。

6时30分了，乘客还是稀稀拉拉的，“往常这会儿，该是上班的高峰时间了，人多的时候，我们被挤得有时候都得站到车务员坐的小凳子上卖票，今天是年三十，大概工厂都歇了。”

这种跑铁轨的老式电车，在目前的中国，只有两三个城市还保留着。202路有轨电车，途经几家大厂，并通往一处重要的海滨旅游点，去年的客运总量至少有500万人次。

很少有人能想到她们有多苦。下雨了，一场暴风雨降临大连，宽甸姑娘们宿舍外的大树都被风掀翻了。

这天她们上晚班。

方宏利所在的电车跑跑停停，大雨很快就淹没了轨道，方宏利和老对儿跟着她们的司机下车，顶着雨站到铁轨上扒沙子，鞋也被水冲跑了。快半夜了，她们的车掉道，回不了库，她们只好背上皮包走回车场……

“那天可把俺们冻坏了，那天俺才卖了30多块钱。”

发水的第二天，她们是淌水上班的，油漆厂的油给水冲出来，花花绿绿，沾到她们的腿上、衣服上。

电车顶上的车弓坏了，她们就得爬到车顶上，用手举着备用的小弓，让车回库。举不了多长时间，她们的手臂就麻了，海边风大，吹得她们眼泪“唰唰”地淌。上级要检查卫生了，姑娘们就被派到车场搞卫生，还要沿着长长的铁轨，拣干净一路上的纸。

在大连，城市姑娘是不会干有轨电车这份活的，更不会像她们这样干，不偷懒，不惜力，不漏票……她们拥有许多城里人不具有的本份，那种像她们家乡的山水一样清新、纯朴、自然的东西，但她们却被一些城里人看不起，甚至见软就捏，见善就欺。她们保护自己的手段只有一个，就是改变自己：竭力抹去乡下口音，穿最流行的衣衫裤袜，使用自己能买得起的化妆品。她们披上自己编织的保护网，却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。

“你问来打工有什么收获？有什么收获，心理承受能力强了，什么滋味也都尝了，什么样的人碰上了。有人说俺们现在快成‘变色龙’了，这也是给逼的……”

11时10分，她们下班了，我去了车场的票房，想给她们拍点照片。

这时，来了一位中年妇女，说是这里负责的。

她问我是干什么的？我掏出我的证件，她看完以后，说了一句让我有些意外的话：“你就是那个前几天晚上在宿舍待得挺晚的记者？”她的脸上没有笑容。正好这时候，孙福娟、任清两个宽甸姑娘上来了。

与我在宿舍里见到的不一样，在这位负责人面前，她俩变得拘谨和不自然，好像我们不曾认识一样。我把像机对准了柜子前的孙福娟，镜头里，我看见那个女干部影子似地站在她的身后。

孙福娟是一个皮肤白晰、面目清秀的姑娘，性情温和友善。那天坐在床上讲她挨打的事，她的脸上也挂着一丝笑模样。可是现

在，她似乎笑不起来，我在镜头里突然捕获到了另外一种东西：一种莫名的不安和紧张，一份无法除却的陌生与隔膜。

我问她们：“现在最能让你们乐的事是什么？”“过生日，领导给送蛋糕？”“年底发了一大笔奖金？”

但她们好像一下被问住了，停了一会儿，有人才冒出一句：“领导冷不丁来了个令儿，让俺们回家过年！”经这一说，她们才回过神来，且就这话题七嘴八舌，好像她们明天就要上路。

在城市，她们才知道农村人是另外一种人或一类人，才真正体会出生而为农村人的种种不快乐、不平等，她们怨过自己的命吗？尽管城市远比家乡繁华，但她们说起青山沟的时候，我听不出她们对家乡有一丝鄙薄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真正关心、疼爱、想念她们的人在哪里？

最温暖的家在哪里？

接到家人薄薄的信，她们往往泪流满面。

### “再见了，电车”

今天是年三十，下午，车场就开始给不能回家过年的宽甸姑娘们发东西，水果啦，油炸食品等等，每个宿舍还分了一小箱的烟花爆竹，每人一个小红包，里边装着40块的压岁钱。晚上，车场沾点官的人都来陪她们过年，唱歌、猜谜、打鼓什么的，夜里11点多钟，领导们领着她们出去放鞭炮，然后回来吃饺子……

1993年第一批来的打工妹，仍有22人续签了新一年的合同，她们成了师傅，有些人则转到了小公共汽车上。

在我就要结束采访时，我看到了已经回老家的孙福梅留下的那篇演讲稿。她合同期满就回去了。她要在大连当一个优秀车务员的梦想，被那个乘客的耳光打得烟消云散。

在这篇演讲稿的最后，我看到了这个姑娘一段声泪俱下的话：

“明天我就要走了，我将永远与这个工作告别。这一年的生活在我的记忆里占着很重的位置，因为我知道了，在今后的人生路上，再受挫折，希望与现实出现矛盾时，我都会在心里珍藏一份期待，一份期待就是一颗不灭的火种，一份期待就是一张升起的风帆。在我真地要走时，我要默默地说一声：再见了，熟悉的电车，再见了，熟悉的轨道，我会永远记着你们，并谢谢你们！”

“孙福梅真坚强！”青山沟的姑娘夸赞道。“在台上，她的眼泪‘哗哗’流，还是一气儿念完了发言稿。听着听着，俺们宽甸来的姑娘全哭了……”

从第一辆外号叫“美国大木笼子”的电车运行起，老式有轨电车已经在这座城市跑了 86 年。在大连市所有的公交车里，有轨电车是早晨发车最早，夜里收车最晚的，最末一班有轨电车的发车时间是午夜零时 30 分。

此刻的大连，万家灯火，万家团圆。

临近午夜，鞭炮声惊天动地，成千上万的人在点燃鞭炮的同时，也点燃着一声声祈盼、一句句祝福。

一年过去了。一年又走来了。

那些跑起来“哐哐锵锵、哐哐锵锵”的老式电车，那些曾载有无数悲欢故事、失望与梦想的老式电车，也将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，驶进又一个新年。

明天，大年初一，202 路有轨电车上宽甸来的姑娘们，还上早班。

（写于 1995 年）

## 北京女记者与陕北歌王

“羊娃肚子手巾响三道道蓝，  
咱们见个面面容易哟，拉个话话难。”

李亚熔站在延安火车站时，是1995年腊月廿二。

火车到站时是凌晨，天还黑着。李亚熔独自走出站台，西北风吹到脸上又干又冷，一个人站在夜色里，望着啥也看不见的延安，她突然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儿神经不正常。让这个三十来岁的女人，一下子从北京跑到延安的理由，听起来简单而又不可思议。

几天前，在延安办公公司的马大哥，给李亚熔的丈夫打电话，聊着聊着，马大哥随口说了一句：“你爱人不是喜欢唱民歌嘛，我们这儿有个司机唱得可好了。”李亚熔一听，赶紧抢过电话问会唱些啥？说会唱这会唱那，还会唱《泪蛋蛋》。一听《泪蛋蛋》，李亚熔顿时来劲儿了：“《泪蛋蛋》，我找好久了，你让他现在就给我唱唱，在电话里唱。”马大哥开玩笑地说：“你要想听，就自己到延安来。”

李亚熔真要去延安，她的丈夫说，真想去，等回西安的父母家，好好地过个年，十五过了再去也不晚。可李亚熔非去不可，一天也不想等。

两个月后在北京，我三更半夜坐在她家里，听她讲当时的心情，李亚熔说：“也不知怎么了，急得不行，心里有种感觉，非去不可，好像听不到《泪蛋蛋》，年也过不了似的。”

来火车站接李亚熔的是马大哥和彭大姐，他们都曾是北京知

青。吉普车在黑暗中跑了快一个钟头，朦朦胧胧中，李亚熔看见前头竖着一座高高大大的门，马大哥用手一指，说：“到了，安塞县城。”

洗把脸，李亚熔就要听歌，马大哥说：“急啥，《泪蛋蛋》在这儿流传了 1000 多年，还能跑了？”吃过早饭，他对人吩咐道：“去，赶紧把司机曹六叫来。”

曹六，二十四五岁，土生土长的安塞人，哼民歌对他像吃饭一样平常，“这有啥嘛，人人都会唱嘛”。曹六一到，就坐在招待所的椅子上开唱。唱了一首又一首，曹六唱起了《泪蛋蛋》：

“羊格肚子手巾哟三道道蓝\咱们见个面面容易哟\拉个话话难。

一个在那山上哟\一个在那沟\咱们拉不上个话话哟\就招一招手。

撩见那个村村哟\撩不见那个人儿\我泪个蛋蛋哟泡在沙窝窝林……”

曹六唱得平平淡淡，李亚熔却激动得不行：“泪个蛋蛋哟，可找到你了！我以前听的那些民歌，算什么呀，这土得掉渣儿的民歌，才是真正的民歌，听了才过瘾呵！”

见她是真的爱听，曹六说：“我唱得不好，有一个人唱得可好，在安塞可出名，也是沿河湾人，我和他沾点亲，叫外爷（外公）。”

李亚熔赶紧让曹六领着去找他外爷。他们穿过县城，走了半个钟头，到了山根底下的一排窑洞前，大铁门上挂着锁，外爷不在家。

曹六让李亚熔坐在门口的柴火垛上等，自己下坡去找。过了两个钟头，见曹六跟一个四十七八岁的汉子，勾肩搭背地上来了。这汉子，就是曹六的外爷贺玉堂。